



文章编号: 1003-9104(2019)05-0219-04

九苍一壶天地间^{*}

——评扈鲁《葫芦文化丛书》

王力克

(山东艺术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14)

中图分类号: J0

文献标识码: A

Review of the Culture Series of the Lagenaria Siceraria

WANG Li-ke

(Shandong University of Arts, Jinan, Shandong 250014)

葫芦文化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丰硕的成果,但也面临着固化和封闭的倾向。九卷本《葫芦文化丛书》的问世,联通历史回顾、现实思考与未来展望的时空格局,跨越人文视野与科学精神之间的壁垒,兼顾宏大的人类文化视角和深入精微的文化生活细节,以其鲜明的全面性、融合性、深入性和开拓性,不仅填补了相关领域研究的空白,同时也开启了葫芦文化研究新的思路 and 方向。

一、葫芦文化研究的困境与突破

葫芦,一种在世界各地广泛分布的古老植物,在地球上有着漫长的种植实用和文化象征的历史。这个历史进程既和葫芦自身的属性有关,又和人类对它的认知以及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思考有关。比如葫芦浑圆近于母体的特征,孕育了盘古(盘瓠)开辟天地的创世型神话,《礼记·郊特牲》中“陶瓠以象天地之性”“祭天器陶瓠,以象天地之性”的记载,就把葫芦喻为天地之象,象征宇宙万物之始。又如葫芦的漂浮能力在助人济水深涉的同时,其功能和大洪水时期的求生记忆联系在一起,就诞生出葫芦生人的神灵型神话,这在我国西南少数民族的洪水神话中有类型丰富的版本。再如葫芦绵绵瓜瓞、瓜瓢多籽的特点,又衍生出儿孙满堂、多子多福的联想,《诗经·大雅·绵》曰“绵绵瓜瓞,民之初生”,就是借助葫芦表达子嗣繁衍愿望的描写。葫芦用作食器和水器,某种意义上又被看作是生命和财富的承载——食物和水从葫芦器中倾

倒而出,这是生命得以维持的源泉,于是葫芦被赋予了长寿、长生的意义。除了物质生活,葫芦还深刻影响着人类的精神世界。由于葫芦的空腔可以共振发声,瓠与土、革、木、石、金、丝、竹并列为“八音”,这把人们从果腹求生的逼仄现实提升到一个更加空灵悠远的审美之境。^[1]葫芦在中华文明进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葫芦驯化种植、实用审美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生生活史和心灵成长史。“葫芦是中华文化中有丰富内涵的果实,它是一种人文瓜果,而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瓜果。”^[2]因此,有的学者提出葫芦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认同力量。^{[3]28-46}

无论如何,葫芦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象征和符号,千百年来人们传诵、使用、尊崇和表现着葫芦形象,形成了蔚为大观的葫芦文化,也留下了难以计数的神话传说、寓言故事、图像文字和散布于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中的民俗事项,以及考古学、文献学、人类学、民俗学、生态学等学术领域丰厚的研究成果。这似乎也造成了目前的一个困境,即关于葫芦的历史考证和文化探讨仿佛已到尽头、难以突破了。具体而言,葫芦文化研究所面临的问题,首先是议题多集中于民俗学、人类学、民俗学等人文学科领域,例如关于盘古、女娲、伏羲创世神话与葫芦之间的关系,自闻一多以来,诸多学者已有大量详细而缜密的考证和论述。但当我们通过严谨的学术方法抽丝剥茧式地解开葫芦的文化密码,把不自觉的感性文化行为上升到理性思维认知高度的时候,仿佛也陷入了一种学术瓶颈,

* 作者简介:王力克(1960—)男,汉,河北巨鹿人,山东艺术学院党委副书记、校长,二级教授,硕士生导师,南京艺术学院、曲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澳大利亚格利菲斯大学荣誉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高等学校美术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研究方向:美术学。



缺乏一个更加新鲜的视角对葫芦文化研究加以延宕与拓展,因此其他学科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的介入就显得非常重要。

其次是由于葫芦在中华民族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占有的重要地位,今天的葫芦文化不仅仅体现于书斋和理论中,更以产业化的规模逐浪于市场大潮。许多地方政府正以葫芦为题打造特色鲜明的文化品牌和产业集群,并且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在已有的基础之上通过文化理念引导,直面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顺应供给侧改革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发展要求,整合配置各方面资源,聚力实现扶贫攻坚、美丽乡村建设、手工艺振兴和传统文化复兴等宏伟时代目标,就成为葫芦文化研究学者所面临的迫切任务。这显然需要我们突破固有的历史文化研究思路,从包括文化产业、艺术管理、产品设计和工艺技术在内的更多理论维度和方法路径加以审视思考。

关于葫芦文化研究的现状和未来发展的趋势,已故民俗学家乌丙安先生曾指出“葫芦文化的研究已经进入了集大成的顶峰时期,随着传统农耕文明急剧地退出历史舞台,传统的葫芦文化研究必将成为农耕文化史终结者的重大课题,葫芦文化将会作为最丰富、最生动的文化记忆为我国,甚至为全人类现代文明的建构奠定最有价值的人文根基。”^{[4]1-4}在新时期继续深化葫芦文化研究,完成时代赋予的使命和担当,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和促进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作为葫芦文化研究学者责无旁贷。著名葫芦写意画家和葫芦收藏家扈鲁先生主编的九卷本《葫芦文化丛书》,正是对这一时代课题所作出的呼应。丛书联通历史回顾、现实思考与未来展望的时空格局,跨越人文视野与科学精神之间的壁垒,兼顾宏大的人类文化视角和深入精微的文化生活细节,为我们展现了葫芦文化研究新的思路 and 方向。

二、丛书的内容和特色

《葫芦文化丛书》共分九卷,每卷独立成书又相互联系,卷首的综论、概述、前言等对各卷内容进行了提纲挈领的综述,既是对相关成果的总结,又是对发展现状的研判。在这部九卷本的丛书中,占据主要篇幅的首先是对已有文化现象和文化研究成果的集成。《史料卷》《文学卷》《图像卷》《器物卷》以文献记载、文学作品和传世图像器物为主,主要是面向过去的一个历史总结。其中《史料卷》主要节录了《十三经注疏》《诸子集成》《四库全书》等古代大型丛书中的史料文献,分为释名、种植、食用、药用、工具器皿、工艺、礼俗民俗、神话传说、名物九章,分类得当,标注清晰,甚至对重要文献附设书影、对部分葫芦物品附设图片,真实直观。《文学卷》则按照历代韵文、明清叙事小说、民间文学三个部分选编了历代有关葫芦的诗文故事等,展示了葫芦意象在文学中的表达和发展演变历程。《器物卷》主要收录了以葫芦为材料制作的各种器物以及非葫芦制成的葫芦形器物,葫芦材质器物分为天然葫芦、葫芦摆件、模制葫芦器三类,其他材质有陶瓷、金属、玉石、竹木等。这些器物以图片为主,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延续到现代,生动展示了葫芦器物的应用和变迁过程。《图像卷》则把平面造型艺术中的葫芦形象进行了汇集,包括绘画、剪纸、刺绣、雕刻、年

画以及其他艺术形式中的葫芦形象。作为著名的葫芦写意画家,扈鲁先生在绘画部分用功尤勤,精选历代有关葫芦形象的作品五十余幅,还撰文对宋元明清到近现代的葫芦绘画艺术进行总结分析,令读者在图文并茂中获得美的享受。

如果说史料、图像、器物 and 文学等资料的汇集整理主要是总结过去,那么《澜沧卷》《葫芦岛卷》《东昌府卷》则更着眼于未来。这三卷书中述及的地区都和葫芦有着深刻的不解之缘。葫芦岛市被称作葫芦文化的故乡,是中国乃至世界唯一一座以葫芦命名的城市,因其“在海岸四十里,半山入海”,形似葫芦而得名。葫芦岛市有着丰富的葫芦文化资源,近年来将葫芦文化产业作为当地葫芦文化传承、发展与创新的综合性媒介和载体,成功探索出一条产业引领模式的葫芦文化品牌化之路。《葫芦岛卷》对葫芦岛国际葫芦文化节和葫芦产业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和总结。东昌府是山东聊城地区的旧称,地处齐、鲁、燕、赵故地交汇之所,是史上有名的“江北一都”。这里有着传承千年的葫芦雕刻技艺,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提供的广阔天地,在葫芦种植、改良、销售、艺术加工、文化交流等方面取得了瞩目的成就,成为鲁西区域文化经济协调发展的典范,书写了新时期东昌葫芦文化的光辉篇章。《东昌府卷》对当代葫芦种植情况进行总结,详尽梳理葫芦雕刻技艺的传承与发展,记录东昌葫芦文化节庆的盛况,深入探讨东昌葫芦文化的发展问题。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地处祖国西南边陲,隶属于云南省普洱市,聚居了拉祜、佤、哈尼、傣、彝等诸多少数民族,拥有丰富的民族原生态文化资源。这里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易于葫芦生长,也形成了悠久的葫芦崇拜文化传统。《澜沧卷》收集整理各民族关于葫芦的传说,记录拉祜族传统节日“阿朋阿龙尼”(拉祜语音译,汉语意为“葫芦节”)的由来和演变,探讨葫芦在传统文化中的应用,提出对葫芦文化及其产业化发展的思考。

《研究卷》和《植物卷》主要彰显了丛书的学术特性。前者选取近现代学者不同研究角度的论文30余篇,涉及文化学、人类学、民俗学、艺术学、神话学、宗教学及文化产业等不同的学术领域,从历史与民俗、文学艺术、葫芦器工艺、神话与信仰四个方面,通过不同的理论方法对葫芦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探讨。后者则从科学的角度对葫芦这一物种的属性、起源、种植、加工及化学分析进行梳理,选编我国地方植物志中关于葫芦记载的文献。关于葫芦原生种群的起源和散布生长的情况一直缺乏定论,过去的研究成果表明,在亚洲和美洲,9000—10000年前就有了对葫芦进行驯化种植的印迹,我国有明确考古记录的葫芦出现在距今7000年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中。《植物卷》对国际上最新研究成果进行搜集采用,以严谨的试验结果和科学的论据对葫芦的起源散布问题作出权威的回答。

三、丛书的价值和意义

《葫芦文化丛书》视野宏阔、高屋建瓴,集古今中外成果于大成。总结其价值所在,首先是全面性和融合性。全书既有基础的文学史料等文献整理,又有器物、图像等实物汇集,还有人文视野与科学精神交互辉映的理论架构,整体构筑起葫



芦文化研究的网络,让每一位读者都能从书中找到可用的资料,学到实用的知识,领略不同视角下的葫芦文化之美。在卷帙浩繁、著述丰富的葫芦文化研究领域,哪些是具有开创性地位的研究结论,哪些是带有突破意义的拓展之作,哪些又是解决现实问题的时代“方剂”,需要编纂者爬梳整理、比较判断,以科学严谨的态度进行取舍筛选。丛书各分卷主编都是在相关领域有深厚学养的专家,他们凭借坚实的学术功底和为历史负责的严肃态度,敏锐把握时代脉搏和文化研究节点,保证了丛书的权威性和前沿性。以史料为例,关于葫芦的应用记录和文化传承显然离不开历代大型丛书的作用,经、史、子、集的分类汇编传统为我们留下了最为重要的文献史料,全书以《史料卷》为主,以《文学卷》为辅,不局限于正史、韵文和笔记,对民间广泛流传的章回小说、民间故事、加工工艺,甚至人名、物名、地名等涉及葫芦的内容,都进行了广纳博取。在此基础上经过筛选、归类 and 编排,从50余万字资料中精选出20万字形成《史料卷》书稿,其严谨治学的态度可见一斑。但编者也深知,文化不仅体现在凝固的文字上,更流布于活态的生活中,作为源远流长、历史进程未能中断的中华文明更是如此。因此《器物卷》和《图像卷》以实物和图像形式作为重要的史料补充,进一步夯实完善了文化研究的历史基础。这两卷内容有其独立价值,但作为丛书中“图像证史”的构成部分,更体现了编者对“史料”概念的深刻理解和突破精英文化思维的求实精神。同样,其他各卷对现实的关切和对葫芦生物属性的探讨,都体现出这种求真务实的态度。正是在这样的理念引导下,丛书编著者把极少涉及到的葫芦种植、食用、药用、器皿史料和极难搜集到的雕刻、绘画、装饰、乐器史料进行了深入挖掘,形成了大百科全书式的宏大格局,使丛书成为不同学科探讨研究葫芦文化不可忽略的重要著作。

如果说全面性是一部丛书编纂的普遍要求和基本任务,那么在全面兼顾的基础上实现深度融合,则不是任何一部丛书都能够完成的。全书以葫芦文化为中心,跨越历史、文学、艺术、工艺、民俗、生物等诸多学科领域,以切实的文化关切为目标,把丛书各卷内容勾连起来形成了一个互参、互照、互译、互证的密切整体。比如当看到《文学卷》中那些神话故事时,总想看看严肃的学术研究是如何对这些奇闻异象进行阐释的。《史料卷》中关于葫芦加工工艺的记载,在《器物卷》中又会呈现出怎样的一个成品效果?《学术卷》中关于葫芦的考古发现和功能属性描述,在《植物卷》中又是怎样通过生物学视角进行分析的?阅读中既可获得知识,又能享受探索求解的乐趣,这正是《葫芦文化丛书》吸引读者的魅力所在。

丛书第二个方面的价值是深入性。深入性一方面表现为对重要代表性学术成果的精选与撷取,另一方面表现在对葫芦文化精神的深刻体悟与精妙传达。众所周知,曾经和日常生活水乳交融、密不可分的葫芦,正在慢慢淡出我们的视野,谢幕于生活的舞台,其文化精神的凝结和象征作用也逐步局限于文玩收藏和艺术创作等小众领域。这是我们需要正视的现实,也是需要破解的时代谜题。如何以一种更加圆融亲切的方式,让今天的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体验感悟葫芦文化的魅力?丛书不囿于文字传承的局限,通过“艺术”这一直观生

动又富含趣味的形式,对葫芦文化精神的深入体验和广泛传播进行了回答。由于葫芦在子孙繁衍、家族兴旺方面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同时又和“福禄”谐音,作为一种吉祥图案深受民众喜爱。在各种民间艺术形式中,老百姓以刀、剪、针、线为笔,在不同的材质上尽情挥洒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这些作品尽管看上去稚拙粗朴、简略荒率,但无不洋溢着真切动人的情感,饱满的构图、浓烈的色彩、直抒胸臆的表达,凝聚成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近代以来,葫芦逐渐成为文人雅士寄情遣怀的对象,在扬州画派、吴昌硕、齐白石、潘天寿等大家的笔下,葫芦以雅俗共赏的艺术形象吸引了广泛受众。《图像卷》和《器物卷》正是通过这些实物图像和艺术作品,唤起读者对农耕生活时代的文化记忆,感悟葫芦文化的精微博大。

相比于文字史料,器物及图像更难以搜集整理,因为这些视觉符号往往散落在民间生活的各个角落,一双鞋垫、一件荷包、一幅窗花、墙头案几上零星散布的砖雕木刻,其中的葫芦形象很容易被忽略,老百姓对其漫漶消磨也不以为意。但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生活方式的转变,这些老物件很容易消失在历史的洪流中。扈鲁先生主持的葫芦文化博物馆经过十余年不断的征集收藏,保留的大量与葫芦有关的民间艺术品,通过本次丛书出版,读者们也有机会领略这些平凡但又珍贵的葫芦艺术品的风采。“礼失求诸野”,尽管民间生活以其平凡琐细而往往被文人政客所忽略,但其中渗透的文化精神又常常成为民族认同和民心汇聚的根基力量,而这恰恰是葫芦文化研究得以壮大繁盛的基础。

丛书第三个方面的价值体现在开拓性上。应该说整套丛书的编纂充满了开拓精神,除了前文提及的“以图证史”的史料观、跨越诸多学科界限、融汇不同理论方法、探索文化精神传承方式之外,更重要的一点是丛书对葫芦文化当代发展现状的关注,这主要体现在《澜沧卷》《葫芦岛卷》《东昌府卷》的编纂上。这三卷内容的成书过程,主编扈鲁先生在《序二》中有明确的阐释:“2016年春节期间,热闹喜庆的气氛让我忽然想到,中国有几个地方都举办精彩纷呈的葫芦文化节,是不是再增加一卷《节庆卷》才会让这套书更加完整?……但后来,深入思考后觉得由于每个地方特色各异,情况不同,在一卷里难以展现不同地域的全貌,最后我们决定增加《澜沧卷》《葫芦岛卷》《东昌府卷》地方三卷,以期对这三种具有地域代表性的葫芦节庆和葫芦文化做出全面深入的总结。”^[5]从中可以看出,葫芦文化节在各地有着不同的出台背景和表现形式,关系到政府、民众、行业等各方的不同诉求,是在各方面力量推动下形成的时代产物。葫芦文化节不仅对工艺、旅游、餐饮等相关葫芦文化进行了弘扬,更体现出他们以传统文化资源构建城市品牌形象、积极融入中国乃至世界文化舞台的努力。这个过程中所形成的经验和面临的问题,都是葫芦文化研究者无法回避的,需要认真总结和深入思考。关于葫芦文化的当代性研究,乌丙安先生曾经呼吁说:“葫芦文化研究作为一门分支的文化学,应该既是古代学又是现代学,更是未来学。葫芦文化的研究方向在今天似乎不必过于拘泥于回顾性的考证和钩沉,因为这方面的成果已经十分充分了;向前跨出一步对葫芦文化前瞻性的发展前景大做文章,也许是当务之

急。”^{[4]1-4}这三卷图书的编纂不仅打破了葫芦文化研究“面向过去”的一贯传统,更着力于对现状的关照和对未来的展望,为葫芦文化可持续性发展探索书写了浓重一笔。

四、葫芦文化研究的转向和启示

煌煌九卷本《葫芦文化丛书》的问世,凝结着主编扈鲁先生的心血。扈鲁出生于《沂蒙山小调》诞生地葫芦崖脚下,从小生长于浓厚的葫芦文化氛围之中。让他坚定了传承和创新优秀葫芦文化的决心。经过反复讨论和充分准备,《葫芦文化丛书》的编纂工作在2015年底启动,历经三年的艰苦工作,九卷本的丛书终于在2018年完成,成为我国葫芦文化研究领域一部里程碑式的巨著,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

纵观全书,其全面融合、深入开拓的价值取向非常明显。从时空角度而言,丛书既有面向过去的历史探究与考证,又有平视当前现状的分析与思考,还有瞻望未来的谋划与期待,同时也打破理论研究较少关涉现实境域的封闭格局,架设起从理论空间到现实空间的沟通桥梁——在一部丛书中既可以读到深奥的文化研究理论,又能够看到这些理论成果是如何复归现实,以文化自觉的面貌融合到当地文化发展进程中去的。就编写体例和叙述方式而言,丛书既有纵横捭阖的历史文化观,又有精细入微的生活视角,把宏大的历史叙事和厚重的文化理论融入有声有色、有滋有味的世俗生活中,让读者触摸历

史的温度,把握时代的脉搏,体悟葫芦文化生生不息、绵延悠远的文化精神。

集大成者,非在于大,而在于成。《葫芦文化丛书》跨越巨大的时空和学科界限,突破传统研究模式成规,把我们曾经熟悉的或者认为不够熟悉的研究内容整合到一起,集图、文、史、艺于一体,让读者在交融、激发、互相参证的阅读过程中,重新审视葫芦文化,重新思考葫芦文化,这对葫芦文化的研究有着重要的转向和启示意义——我们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对葫芦文化的阐释深描由来已久,是否可以考虑以一种更加圆融的、回归葫芦本身的方式来贴近它?也许这正是丛书问世的价值所在。毕竟,作为中华民族生活智慧和高度精神的高度凝结,葫芦有其自身存在的样貌和方式“其大弥九苍,其小贮一壶。静观性中天,大小竟何如。”(责任编辑:徐智本)

参考文献:

- [1]扈鲁.葫芦研究丛书·研究卷[M].北京:中华书局,2018.
- [2]钟敬文.葫芦是人文瓜果[A].游琪主编.葫芦·艺术及其他[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 [3]徐杰舜.葫芦文化:中华民族凝聚的文化基因[A].游琪主编.葫芦·艺术及其他[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 [4]乌丙安.和游琪会长闲话葫芦(代序)[A].游琪主编.葫芦·艺术及其他[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 [5]扈鲁.葫芦研究丛书·研究卷[M].北京:中华书局,2018.

(上接第215页)

黑龙江省艺术研究院刘学清研究员在题为《“鲁艺”在黑龙江时音乐、声音成份的改变》发言中,以东北地图为起点,为我们详细展现了一组承载历史印记的珍贵图片,其中囊括延安鲁艺、东北鲁艺、俄侨音乐家、1948年人民音乐、历届哈夏音乐会节目单、东北优秀的民族歌唱家们、表演新秀等,同时辅以生动而深刻的讲解,使在场专家学者以史为鉴,感知东北丰富而独具地域特色的音乐文化印记。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高龙彬副教授《影像、记忆与历史:哈尔滨话剧院节目单研究》,重点阐述了哈尔滨话剧院这一在中国艺术发展史上,特别是在话剧艺术史上重要而特殊的艺术机构。认为哈尔滨话剧院及其节目单是中国艺术史上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哈尔滨话剧院节目单的“田野”收集,会逐渐拓宽哈尔滨话剧院的研究“视野”。

五、青年(硕博)论坛打造对话、交流与争鸣的学术平台

青年(硕博)论坛是本次研讨会较前几届研讨会的亮点之一,旨在以开阔的视野和方法论层面的反思展开青年学者之间的学术争鸣、对话与交流,打造为艺术学理论领域青年学者集体发声、共同进步的学术平台。本届青年(硕博)论坛共收集参会论文28篇,研究议题主要围绕音乐考古学、地域音乐研究、音乐家个案研究等三个方面来进行。来自东南大学、沈阳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哈尔滨音乐学院、哈尔滨师范大学等高校的硕士、博士研究生齐聚一堂,采取跨学科的研究视角,共同展望艺术史未来发展的无限可能。

经过两天的热烈讨论,此次会议在各方共同努力与支持下,取得了圆满成功并达到了预期效果。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副会长蓝凡,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哈尔滨音乐学院特聘专家傅谨,中国音乐图像学学会会长、哈尔滨音乐学院艺术研究所名誉所长、特聘教授李荣有,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常务理事、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李倍雷,黑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韩伟和哈尔滨音乐学院研究生处处长賁利等出席闭幕式并致辞。

李倍雷教授做了系统的总结发言指出:第一,会议选题定位准确,从与会代表提交的论文来看,显示出了对艺术史各研究方向的探讨与对“乐·图·文”音乐图像学的深入交流与对话;第二,此次会议研究成果向纵深推进,参会嘉宾的研究显示出了实证的能力,对艺术本体的了解与研究较深入,以艺术本体为逻辑同时兼有形而上的把握,由小见大,掷地有声;第三,关于音乐图像学的研究,如果能够将音乐与图像二者作为整体考虑,也许会更贴近艺术学研究,这是艺术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和途径;第四,此次会议邀请的专家、学者、青年学子们思维敏锐,既有对艺术学理论的研究热情,又具备对艺术学理论的正确认知,希望未来能够加强青年学子们的问题意识,加强话语权的建立,以对他们的研究有所助益。

总体而言,本届研讨会充分彰显了“乐·图·文深度对话”这一时代性主题,进一步团结了队伍,凝练了思想,坚定了意志,加强了多学科之间的交融与合作,促进了艺术学理论学科理念的深化和发展。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第二届艺术史研讨会暨中国音乐图像学学会第五届年会的成功举办,必将为当代中国艺术史研究方法多元化与开放格局的建立以及艺术学理论基础体系的完善起到重要的推进作用。(责任编辑:徐智本)